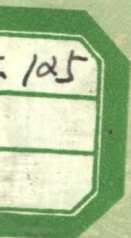




马雅可夫斯基

符·杜瓦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馬雅可夫斯基

[蘇]符·杜瓦金著

江文琦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В. Дувакин
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本书根据 Русские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Детства
1957 年版译出

馬雅可夫斯基

原著者 [苏]符·杜·瓦·金
翻譯者 江 文 琦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 11/16 字数：58,000

1961年10月第1版

196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788

定价：(九)0.26元



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維奇·
馬雅可夫斯基

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維奇·馬雅可夫斯基在拥有卓越的、具有多种多样天才的多民族的苏联詩坛上占着一席光荣的地位。馬雅可夫斯基的大名在世界各国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創作是二十世紀俄罗斯和世界詩坛上最偉大的成就。

在他当时凡是使他的祖国和人类受到激动的一切，都成了

他詩的生活中的材料，都被看成为抒情的主题，迫切地要求在艺术中、诗歌中体现出来。馬雅可夫斯基想把全世界都放进自己的詩作里，并向全世界叙述苏維埃时代的人的精神的偉大和美。他真誠而忘我地在他的同时代人服务，并且通过他們向“后代的朋友們”，向未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講話。

他将自己磅礴的才华和革命战士的全部热情貢獻于宣揚共产主义思想。

在馬雅可夫斯基的創作中，正象法捷耶夫所下的正确的定义那样：“……在世界詩歌史上，詩歌与共产主义第一次結合了起来，并融合在一起。”^①

馬雅可夫斯基在性格以及才能的一般趋向上是一位十足的民族詩人。他在嶄新的条件下发展了十九世紀俄罗斯文学中高度人道主义和热烈的公民精神的傳統，并創造了就内容上以及社会作用來說都具有无比光輝的革新精神和国际主义思想的詩篇。

馬雅可夫斯基生活和工作在充滿着偉大历史事件和阶级斗争的年代。为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为了它的胜利，接着为了社会主义彻底胜利而奋斗——这就是决定馬雅可夫斯基詩作中一切优秀的本質的东西。

苏維埃时代偉大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創作对苏联文学过去是、现在还是具有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他是苏联詩歌的奠基人，苏联詩坛上第一个經典作家。他的雄偉的和目的鮮明的詩作，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苏联讀者。

① 法捷耶夫：《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举行的追悼会上的报告），第4頁，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四〇年版。

馬雅可夫斯基于一八九三年七月七日(新历七月十九日)誕生在巴格达季村(現名馬雅可夫斯克,是格魯吉亞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个区的行政中心)。八岁以前他終年居住在故乡,后来在庫塔伊西男子中学学习时,也在这里度过所有的假期的。

巍巍的高山,險峻的峭壁,蒼郁的大森林,美妙动人的山中的瀑布,湍急的河流,山谷里壮丽的景色,鮮艳美丽的高加索风光——所有这一切对这位未来的詩人个性的形成不能不发生很大影响。

詩人的父亲符拉基米尔·康士坦丁諾維奇·馬雅可夫斯基是位林务官。他热爱工作、为人非常正直、对待自己和周圍的人都很严格。有时虽有些严厉急躁,但是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純朴的人,因此博得了当地居民的愛戴和信任,至今在居民中还保留着对他的良好的印象。詩人的母亲亚力賽德拉·亚力克塞芙娜是一位心平气和、有涵养的妇女。她坚毅而有分寸地主持着家庭生活;她照顾孩子們,而不限制他們的主动性和独创性。家里生活虽富裕,但沒有一点有錢人的习气。馬雅可夫斯基童年时期在自己周圍沒有看到过游手好閑的人。周圍的人——父亲、母亲、护林的巡查員、近郊的农民,大家都在工作。重視劳动——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主要的特点——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

书籍在馬雅可夫斯基家庭生活中占很大的地位。馬雅可夫斯基童年时期就听过和自己念过俄罗斯古典作家們的偉大創作以及民間文学的作品。

除了俄罗斯古典作品外,馬雅可夫斯基象大多数跟他同年

的少年們一樣狂熱地閱讀過費尼莫爾·庫伯^①、儒勒·維恩^②的作品，“一般是幻想小說，”他在自傳中回憶道。科學幻想小說和驚險小說中的浪漫主義激情迷住了他。但是沒有多久（當時馬雅可夫斯基十一、二歲）在現實生活中發生了一系列事件，在這些事件面前書本里的浪漫主義激情不能不黯然失色。遠東發生了戰爭。革命日益逼近了。

“我無端地激動起來，”馬雅可夫斯基自己後來是這樣回憶自己在这暴風雨前夕對這件事的感受的。寧靜而偏僻的庫塔伊西成了殘酷的階級鬥爭的場所。“出現了傳單這個詞……”他回憶道。傳單上寫着千百萬工人要求麵包和工作，沙皇的憲兵對革命的示威遊行進行獸性的鎮壓。這些傳單寫得很生動，很激烈，充滿着革命的情緒和憤怒。

十二歲的馬雅可夫斯基在寫給遠在莫斯科的大姊的信中談到庫塔伊西的革命衝突，他以孩子般的情緒和成人般的憤怒嚴肅地驚嘆道：

“在古利亞獲得了戰勝沙皇政府殺人強盜的第一次勝利，這些惡狗在這裡被打死了約二百條。庫塔伊西也武裝起來了。大街上到處聽到《馬賽進行曲》的歌聲。”

在體力和智力方面都早熟的馬雅可夫斯基經常出席高年級中學生的各種集會，參加街道上的示威遊行，閱讀革命的小冊子，參加馬克思主義小組。

他後來寫道：“社會主義者說明事實和分析世界的才能使我

① 費尼莫爾·庫伯（一七八九至一八五一），美國作家。著有描寫北美殖民地化的著名連續長篇小說《皮襪子的故事》。——譯者

② 儒勒·維恩（一八二八至一九〇五），法國作家。著有各種富有趣味的科學幻想和地理的長篇小說。——譯者

終生感到驚訝。”

他这样牢記着少年时代看到的那次革命。

馬雅可夫斯基在自傳中也提到革命地下活动的詩体傳单。有一些这样的傳单是詩人的姊姊柳德米拉在一九〇五年从莫斯科回来度假时带来的。

“这就是革命。这就是詩。詩和革命不知怎的在脑子里結合起来了。”

一九〇六年春，符拉基米尔·康士坦丁諾維奇突然去世。全家便迁往莫斯科。这个莫斯科第五中学的四、五年級的学生符拉基米尔·馬雅可夫斯基在这时接近了革命的大学生，并且在一九〇七年末或一九〇八年初，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的党员。尽管他还非常年輕，可是他成功地进行地下宣傳工作、領導工人小組。由于这种原因他不得不离开中学。在地下工作时期大家叫馬雅可夫斯基为“康士坦丁同志”。他先后被捕三次，最后一次在单人监房里坐了大約半年牢。幸亏审讯的材料不全和未达公民年齡，馬雅可夫斯基才避免了严酷的判決。一九一〇年一月九日他被釋放交警察局監視。

然而馬雅可夫斯基离开中学后并没有放弃学习。他在几次被捕之間和在監獄內曾准备中学毕业考試，一般地說都是自学的。那些闡釋世界、帮助培养世界觀的书籍特別使他感到兴趣。

“小說我是完全不去讀了。讀的是哲学。黑格尔和自然科学。但主要讀的是馬克思主义。沒有一部文艺作品能比馬克思的《序》^①更能吸引我了。在大学生的房間里得到了秘密出版的书籍。大家讀《巷战战术》等书。我清楚地記得那本藍封面的

① 指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中的著名《导言》。

书，列宁的《两个策略》^①。”

对于诗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形成来说，他早期和我们时代最先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世界观的接触、他的被捕、他在单人监房內半年的囚禁，以及地下革命工作的亲身体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单人监房里馬雅可夫斯基看了许多书，初次真正感觉到艺术是自己毕生的使命。报刊、杂志和科学内容的书籍是不准拿进监狱的。但是从“监外”送来的长篇小说、诗集和文艺作品选集是允许阅读的。十六岁的馬雅可夫斯基并不是象小学生准备回答功课那样来读古典作家选集的，而是一面读，一面揣摩、斟酌，内心争论着。他也以极大的兴趣来阅读当代作家的作品，但同时断然地把它们放弃了。

“我看过一切最新的作品。象征派诗人别雷^②、巴尔蒙特^③。我被这种新颖的形式吸引住了。但是总觉得格格不入。这种主题形象都不是我生活中所有的。我自己曾力图写得同样好，不过是写旁的事物。哪知道这样地来写旁的事物——是不行的。”

馬雅可夫斯基把监狱里所写的诗算是自己文学活动的发轫。但是如果把他在自传中为了举例说明自己第一批诗作的无力而引用的四行诗算在里面的话，馬雅可夫斯基对这批诗是一首也没记住，而且也不打算出版过。他自己深知这些诗要作为他准备参加的为未来艺术而斗争的武器，是不适用的。他感

① 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

② 别雷（一八八〇至一九三四），俄罗斯反动作家，象征主义理论家之一。
——译者

③ 巴尔蒙特（一八六七至一九四二），俄罗斯反动诗人，象征主义者。——译者

到——我們面前的斗争不是鬧着玩的。

* * *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以及緊接而來的資產階級反動的警察統治，在俄羅斯文學內部也不可避免地加強了反動傾向。在兩次革命之間的整整十年期間（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七）與聚集在高爾基和他領導的《知識》叢刊周圍的現實主義作家們相對抗的是無數反現實主義流派的作家和詩人，這些人後來有一個共同的稱呼叫資產階級頹廢派分子（來自法語 *décadence*，即頹廢）。他們大力鼓吹對人民的解放斗争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一般是对社會與道德問題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而這些問題却曾經是如此地激動過十九世紀偉大的現實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的。頹廢派分子以狂妄的蔑視態度來對待普通人，自己的同時代人。他們企圖使俄羅斯文學離開那條為普希金、別林斯基所走過的為人民服務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使它失去對美好未來的信心。資產階級頹廢文學雖然在否定即將來臨的革命、民主和群眾時是團結一致的，但是在表面上它卻分裂成了許多互為攻訐的文學流派：象徵派、阿克梅派以及許多較小的文學團體。

這些流派中陣營最強、牌子最老的是象徵派。馬雅可夫斯基在自傳中提到的詩人別雷依和巴爾蒙特都是屬於這個流派的。象徵派作家把藝術看做宗教神秘與“域外世界”的結合，有意識地使讀者脫離“當前的問題”，就是脫離當時的尖銳的社會問題。這個流派已經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它產生在九十年代初）。

大約是一九一〇年，恰巧是馬雅可夫斯基出獄的時候，各個雜誌上刊登了許多論“象徵主義危機”的文章。阿克梅派和未來派似乎是作為新的文學傾向起來取而代替了象徵主義，這樣在

表面上形成了資產階級頹廢文學陣營中美學觀點的改變。但是這只是表面的幌子而已。阿克梅派一面攻擊象徵派的“搖擺不定”以及他們塑造的形象有意模糊不清，與此同時，他們在對待藝術態度上和象徵派並沒有什麼差別，他們認為藝術是“特等”人物的事情。甚至在社会政治立場上也跟象徵派是一樣的。他們甚至公開表示贊成資產階級地主的現實，仇恨進步，仇恨社會關係方面和藝術方面對新事物的任何探索。未來派的情況還要複雜。他們也从唯心主義前提出發，主張藝術家脫離現實，脫離社會的“自由”，同時又宣稱自己是面向“大街”，並且竭力吹噓自己為“革命者”，但是只在形式方面而已。他們主張形式革命，斷言詩的內容一般不是主要的，而重要的只是音響。他們逃避社會問題，躲到“莫名其妙的字句”中去，正如象徵主義者躲到“域外世界”去一樣。這種都是在表面上相異，但在原則上是逃避生活和對人民不負責任的頹廢藝術的共同形式。

馬雅可夫斯基出獄後，為了繼續受教育，開始學繪畫。但是由於跟工人和布爾什維克職業革命家缺少直接的聯繫，使馬雅可夫斯基政治思想進一步的成長產生了困難和複雜起來。雖然馬雅可夫斯基接觸了在藝術文學上放蕩不羈的以及遠離社會利益的人士，但是他沒有被他們所同化，因為他個性中最主要的方面在這時期已經形成了；但是這些人的影響還是阻礙了他對文學中的力量的配備作正確估計。馬雅可夫斯基熱衷於“搞社會主義藝術”的願望，對資產階級文學中最強大的組織象徵派進行了無情的攻擊，他錯誤認為在未來派大喊大叫宣言中有某些跟自己的革命情緒有共同之處。他認為未來派反對舊的文學形式（正象他一開始所做的）是與否定資產階級社會的思想和道德的基礎有聯繫的。他把《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未來派詩集的名稱，

一九一二年末在这本詩集上第一次发表了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錯誤地認為是給資產階級思想的一種打擊,而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一記耳光》只是招引有這種思想的人來注意的一種手段而已。未來派與他們敵人——其他資產階級頹廢派——的差別並不是原則性的。

與此相反, 馬雅可夫斯基與未來派以及資產階級頹廢詩人却在最主要的方面存在着差別:在政治立場上,在理解藝術的本質和目的上,詩人的本身的類型上。馬雅可夫斯基在二十世紀文學中地位的特殊性,表現在他雖然在本質上是一個真正民主的詩人和革命浪漫主義者,在創作上繼承了十八至十九世紀古典作家的一切優良傳統,但他是作為跟他背道而馳的資產階級頹廢文學團體——未來派的成員之一開始自己的文學活動的。

這在他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的某些作品上留下了一定程度的痕迹。在《夜》、《獻給招牌》、《街上的東西》、《一條街到一條街》、《早晨》以及其他的一些詩作中,在悲劇《符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中能夠找到跟各種頹廢派有聯繫的老一代詩人的詩中相同的一些特徵。詩作中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內容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資產階級頹廢派的詩學和美學的直接影响,因而被弄得模糊不清。但是這些影响,特別是未來派的影响,不能摧毀馬雅可夫斯基創作的健全基礎——這位年輕的革命家帶到文學中來的新的世界觀。

但是把馬雅可夫斯基早期詩作中異乎尋常的形象和複雜的形式看作只是未來派對他影响的結果,那是十分錯誤的。這種複雜性的產生大部分是由於任務艱巨的結果。當時他還是一個年輕而毫無經驗的詩人,却給自己提出了如此艱巨的任務:探索新的詩歌形式來表達新的社會心理內容。這種內容本身就是具

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因此要对待馬雅可夫斯基的诗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环绕这些诗作立刻就有許多怒发冲冠的指責和辯护人。馬雅可夫斯基在台上直接向听众朗诵：

再过一个钟头，你們这些肿胀的脂肪
就要挨个地从这里流入那洁淨的弄堂……

这些诗句是针对资产阶级听众的（这些诗句摘自短诗《給！》），虽然资产阶级的听众企图硬說馬雅可夫斯基的诗“不易理解”，事实上他們不能不理解针对他們的可怕的挑战意味。同时有一大部分，特别是爱好艺术的青年学生非常喜欢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他們把他看作杰出的、肯定生活的以及以新的方式来揭示世界的诗人。例如馬雅可夫斯基最早的听众与讀者之一（后来成了他朋友）诗人阿塞耶夫对他早期诗作的印象写道：

“記得，我被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念到过的异常之处所感动。把人們熟悉的一些詞汇联接成一种出乎意外的、从未看到过的形式，这些詞汇的异乎寻常的簡炼，以及那种打破一成不变的严密格律的新穎的安排法……但是最主要的是詞句非常簡單，合乎习惯、通俗，从中也有不常用的、不合习惯的比拟語、形象、思想……”①

在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诗作《您会嗎》、《給！》、《听着》、《还是这样》以及少年时期所写的悲剧《符拉基米尔·馬雅可夫斯基》中，已有未来的馬雅可夫斯基——资本主义制度无情的揭露

① 阿塞耶夫著：《馬雅可夫斯基的力量》，《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一卷，第13頁，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版。

者、自由人的歌手的基調。

这种憤怒揭露和深信美好未来的基調后来充分地响彻在长詩《穿褲子的云》以及其他作品中。

* * *

一九一四年間在馬雅可夫斯基以及当时所有俄罗斯作家面前摆着一个具有巨大和尖銳现实意义的社会主题：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后来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馬雅可夫斯基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的全部作品中。“战争使我看到了明天的革命，”馬雅可夫斯基后来写道。

战争加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资本主义压迫下人民群众的痛苦，赤裸裸地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荒謬。战争显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个性不可能得到自由而充分地发展。

在馬雅可夫斯基革命前所写长詩和短詩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死气沉沉和垂死的力量，詩人对它是恨之入骨和坚决加以否定的。关于第一首长詩《穿褲子的云》（一九一五）的实质，馬雅可夫斯基本人在一九一八年这首长詩第二版的序言中以如下的話写道：

“‘打倒你們的爱情’，‘打倒你們的艺术’，‘打倒你們的制度’，‘打倒你們的宗教’——四个部分的四声叫喊。”

《穿褲子的云》是一首描写偉大的和正直人的真实感情与虛伪的资产階級关系相冲突的长詩。

在这首长詩中呈現了与詩人敌对的、飽食終日的小市民世界。在这种小市民的世界中，偉大的、眞眞的人的感情被毀損了，庸俗化了。这个小市民世界“搶去了”詩人的爱人，并使她屈服在虛伪的小市民的才智之下。这个世界的詩人們，厌恶地退

到民主大街的旁边，丧失了对迅速前进的生活的现实感觉，他们习惯地粉饰旧世界道德的和社会的虚伪，“追求押韵；用爱情和夜莺煮出一种稀饭”；……在他们的创作中，既没有真正的感情，也没有创作思想。这些以商人道德培养出来的自满的小市民不了解长诗主人公巨大的无瑕的深邃的人类的爱，他们不理解他的痛苦，他的关于美好的和幸福的人的热烈的怀念，不知道他对生活的感受。

但是长诗的主人公相信并知道社会的规律；在这个规律之下，象马克思所说的，一切都是从属于“冷酷无情的现金”，人类的共同生活的规律不是永久的，因此小市民没有权利代表全人类说话。另外一些人——他们不是寄生者，而是配得上人的称号的世界财富的创造者。现在工业城市里的劳动人民能使自然力听从自己的支配，他们跟古代诗人们所歌唱的那些英雄相比毫无逊色：

这不要紧，
荷马和奥维得的笔下，
並沒有象我們这样
滿臉灰尘的人。
我知道——
太阳看到我們灵魂的金矿床，
它也会黯然失色，退后一旁！

诗人由于感到自己个人的冲突反映着社会的普遍的冲突，因此他在社会的冲突中，預見到了令人憎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复灭：

我，
受到今天的人們的譏笑，
被他們當作又長又臭
不堪入耳的奇談，
經過時間的流逝却看到了
誰也看不到的未來的一切。

在那飢餓的人羣萬頭攢動，
擋住了人們的短淺的眼光的地方，
戴着革命的荊冠的
一九一六年就要來到，浩浩蕩蕩。

馬雅可夫斯基理解到個人的悲劇就是成千成萬“無聲街道”
上的人們的悲劇，他要成為這些人的喉舌。明天，當預料的和期
望的革命時代來臨時，詩人的心將變成鬥爭的旗幟。

當它
响彻叛亂的聲音
來到時
你們就得救了。
為你們我要
掏出心來，
我踐踏它，
使它變大！——
我要獻給你們一顆象旗子一樣的血淋淋的心。

馬雅可夫斯基象高尔基一样深信人的强大、自由和欢乐。他善于說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苦难，因此痛苦与憤怒自然就变成了革命的抗議。

这首长詩的革命傾向清晰地表明在它的用辞上，特别是在形象的构造中。許多隐喻和比拟語在这里明显地跟革命斗争、地下工作的实践有着联系。落日“象《馬賽曲》那样紅”；夜“象阿澤夫^①那样黑”；四面飞奔的云，使他想起罢工时的情景；阳光在街头玻璃橱窗上的淡紅的反光，使他想起被那摧殘巴黎公社的劊子手迦里飞殘酷杀害的公社社員的鮮血。这决不是偶然的比拟，而是形象的一个統一系統。除此以外馬雅可夫斯基大胆地运用了日常的詞汇，修辞色彩上表示“低下的”詞汇，并且大胆地把它們跟傳統上表示“崇高的”詞結合在一起，达到了非常的表現力：“……擋住了人們的短淺的眼光的地方……”下面是“……一九一六年就要来到”。

这第一首馬雅可夫斯基在当时曾自称为“綱領性”的长詩，它証明了他創作上反資本主义的傾向。在当时創作的任何一部詩体作品中，对“資本主义制度”的否定态度，都沒有象长詩《穿褲子的云》中表現的那样有力。

开始了的战争更使馬雅可夫斯基希望以自己的詩来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他打算揭露，而且手头有一切的資料来这样做。同时他懂得，在俄罗斯帝国条件下，一个諷刺作家，要想有可能得到某些广大的听众，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定的折衷：講話时不能和盘托出，而要善于使用“伊索式的語言”^②。

① 阿澤夫（一八九九至一九一八），沙皇政府的暗探，社会革命党的党魁之一。——譯者

② 指寓意地說。該詞是由古希腊寓言家伊索的名字产生的。